

昨天的战争

孟 伟 哉



2 038 9890 6



昨天的战争

第二部

上

孟伟哉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2 038 9894 2



昨天的战争

第 二 部

下

孟 伟 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 北 京

内 容 说 明

《昨天的战争》是一部反映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它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军为中心，描写了一九五二年末至一九五三年夏，中朝军民粉碎美帝国主义妄图在朝鲜半岛蜂腰部施行两栖登陆阴谋的英勇斗争，反映了我军由积极防御转为强大反击的战斗历程。它着力塑造了主要英雄人物——志愿军青年指挥员周天雷，并刻画了中朝两国军队和朝鲜人民的英雄群象。它热情歌颂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歌颂中朝友谊，歌颂我志愿军指战员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同时，广泛地揭露了敌人。

这部作品背景广阔，别具风格。全书共三部。这是第二部，分上、下两册。

封面设计：徐加昌

昨天的战争（第二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 46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 $\frac{1}{4}$ 插页 4

1979年6月北京第1版 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0,000

书号 10019·2781

定价 1.40 元

第一章

周天雷奉命回军指挥所，准备第二次越过战线，到南朝鲜去。

临离开橡林山以前，他同三团副团长一起，再次视察了阵地，讨论了增加兵力、补充粮弹和阵地加强的问题，并通过电话向军首长报告了他们的意见和要求。

关于增加兵力和补充给养问题，军首长早有准备，立即采取了措施。关于阵地加强的问题，军首长完全同意周天雷和三团副团长的建议：在橡林山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环形防御工事，并指示立即紧急施工。

当周天雷带领刘铁柱、梁邦安告别橡林山的时候，风正狂，雪正猛，行走很困难。好不容易下到橡林山的后沟，回头仰望那朦胧的山峰，他的心里忽然浮动起一股依依不舍之情。是呀，对于自己拚死战斗过的地方，怎能不眷恋呢！不过，同时，他又乐于离开橡林山，理由是，他更强烈地惦念着仍在敌后的同志。汉城附近的山山水水，象一幅清晰的图画，挂在他心里，他在那里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

军指挥所同敌后的同志保持着无线电联系。周天雷早知道，孙甲旺、金英淑诸同志，为了安全，暂时离开了水川里，辗转于汉城以东的大山丛中。在这样严寒的气候条件下，那

些同志的艰苦，不仅比正面战线更多、更大，就是比水川里那个地下室，也要大得多呀。每想到这些，他便急切地想越过战线，和那边的战友同甘共苦。

此刻，他又象一名普通战士，背着冲锋枪，穿着大衣，疾步行进。在风雪中迎着他们走来的，是扛弹药、背粮食的后勤支援部队，还有走得更急的一队队步兵。周天雷看到这些部队，知道是军指挥所为保卫橡林山而作的安排，心里很高兴。而由于想象着几天后就可以见到孙甲旺、金英淑诸同志，想象着那时的动人情景，他虽然高度紧张几昼夜了，精神反觉颇为清爽。

由于大风雪，敌我双方的大炮不响，飞机不飞，战场格外安静。周天雷知道，这种安静只是暂时的。因此，在碰到一个熟识的运输连长时，他开玩笑似的大声说：

“喂！同志！抓紧时间，往橡林山上多运些弹药和粮食。天气一放晴，美国佬就不让你走了。”

“放心吧，周团长！”运输连长扛着一个箱子，脚步不停地应声说，“咱们的部队能吃苦。在同样条件下，美国少爷兵办不到的事，咱们硬是能加倍完成。我们早就有准备，要在他开炮捣乱以前，把粮弹送到山上去！”

“好哇，好哇！千条万条，后勤运输要搞好！我有空到你们连玩去。”周天雷这么说着，觉得这位连长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咱们的部队能吃苦。是呀，我军以劣势装备抗击着、打败着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一个极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军是工农的子弟，无产阶级的部队，能够吃苦耐劳。

“哎，铁柱、梁邦安，”周天雷边走边说，“咱们这回过去见

到甲旺、英淑和李炳洙同志，会多有意思呀，啊？”

“那当然罗，”刘铁柱兴致勃勃地说，“咱们想他们，他们念咱们嘛。”

梁邦安嗓子哑哑地说：

“嗨，要是和平年月，分别时间再长也不打紧，可打仗的时候，他们又在敌占区，真叫人焦心啊！”

周天雷一只手挡着风雪，慢走一步，挨近梁邦安，关切地说：

“你呀，回到指挥所马上吃药，赶紧把嗓子治好。你要病了，我只好把你留在咱们的后方。”

“噢，那，那可不成！……”梁邦安有些急，要说下去，周天雷笑着拍拍他的肩膀，不让他说话。

这时，刘铁柱忽然问：

“团长！空军老战友给你的巧克力糖呢，没有拉到橡林山吧？”

“看你说的。我根本没往山上带，放在军指挥所我的挎包里呢！”

“对！你这个主意好！把那些糖带到敌后去，让同志们尝尝……”

周天雷笑着说：

“你们再想想，还能带点什么东西过去，体积不能大，数量不能多，但要有意思。”

刘铁柱拂去落在脸上的雪，认真地说：

“这倒是个重要问题。回到狮虎山，咱们开个民主会，研究一下子。”

“按照命令，咱们还得先回军指挥所。”周天雷转为沉思，又说，“另外，还要考虑一下，泰勒上台了，咱们第二次到敌后，斗争会有什么特点，我们需不需要带些新的武器？”

提到这个事，刘铁柱接茬道：

“喂，我看咱们部队从美李军空降特务身上缴获的那种小型定时炸弹挺不赖，是不是带几个，把它还给敌人？”

“怎么还给敌人呀？”

“随便找个机会就可以起作用呀！”

“这个想法可以考虑。还有什么点子，再动动脑筋。”

徒步运输队和步兵部队，一会儿一队，一会儿一队，在风雪里，象在纱幕中，穿流不息地向前疾行。周天雷和刘铁柱、梁邦安，边走边说，朝相反的方向，顶风冒雪走去。风吼雪舞，仍然盖不住战士们的脚步声：嚓，嚓，嚓……周天雷走着，听到这声音，心里不禁有些激动地想到：历史是庄严的，丰富多彩的，其中就包含着这些朴实无华的战士，在冰雪之中踏出的这种似乎单调的声音……

军长、军政委、军参谋长，都在等待周天雷。而当周天雷走进紫玫瑰色坑道时，出乎意外，在烛光辉映之中，他看到张武光、牛新理、高奇、秦虎得、诗人司马仲（他换成了一身军衣）和新华社战地记者，都在这里。于是，仿佛久别重逢，战友们互相致敬，簇成一堆，好不热闹。

周天雷和同志们问候过后，从人群中走出来，又向军首长敬礼致意。当握住军参谋长的手时，他问：

“参谋长，跟敌后同志的电讯联系怎么样？”

军参谋长回答：

“直到今天中午，情况一直很好。”

“这太好了！”周天雷高兴地说，“我们出发的日子定在哪一天？”

“争取早些。”

“越快越好。泰勒来了，我们得赶紧去看看这个客人。”

周天雷在这边和军参谋长谈着，军长和军政委在另一旁同战士们说道起来了。

“哈，你们这些同志，热乎得好象几年不见的样子！”

“政委！”张武光说，“周团长他们上了橡林山，让我们在狮虎山下饱食终日，真叫做度日如年哪！”

“看看，”军长笑着对司马仲和新华社记者说，“我们张武光同志到底是南开大学的学生，一开口就有文词儿。”他又冲着张武光，“不过，我问你：饱食终日，度日如年，这句话翻成英语怎么讲？啊？”

军长这一问，张武光愣了，翻翻眼皮，脸一红，摸着脖子哑笑。看到他这样子，大家都善意地哄笑起来。

这时，高奇那胸音很重的嗓门开了。他说：

“嗨！反正跟美国鬼子打交道，不一定哪辈子才用上这两句。总的说，我赞成张干事的观点。再让我住狮虎山那个招待所呀，首长，我高奇可是连个美国少校也给你背不动了！”

“噢！这话咋讲？”军长用一种夸张的声调问。

“那怎么着！”高奇佯装出正经八摆的样子，“周队长、铁排长、大老梁在打仗，孙参谋、金英淑那些同志在敌后艰苦奋斗，我心里着急，憋的慌。人不舒坦，任吃啥精米精面，也不长肉

哟。这么发展下去，我这个大力士就只剩空名号了，怎么背俘虏呀！”

“嗨！这可不得了。”军政委打趣地说，“高大力士在吓唬咱们军长了！”

“嗯，没准儿真能把军长吓住哩。”军参谋长笑微微插了一句。

“嗨嗨，”军长兴奋地笑道，“我可确实有点儿紧张了。”

这一来，大伙又一阵欢笑。

司马仲一只手抓着周天雷的胳膊，看到战士们和军首长是这样融洽亲密，仿佛深有所悟，一股诗情涌在心头，眼里闪闪发光。

在一片欢乐声中，军政委说：

“这么看，再见了金英淑、孙甲旺那些同志，你们该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那时呀，政委！”一直没有吭声的梁邦安说，“要是有了酒，我要喝一杯，庆贺一番。我还要和金达莱上士唱一气歌子。她那个《美丽的金刚川》我已经会吹了。”

这个梁邦安，竟忘了自己嗓子不好，撮起嘴唇，想吹几声口哨。可是，他的嘴唇和舌头是那么干，吹了几下，没有声儿。这把大伙又逗乐了。

军政委扶住梁邦安的肩膀，关切地说：

“怎么搞的嘛，同志！”

周天雷忽然想起，解释道：

“对，对！应当赶紧给他吃药！”

“怎么啦？”军长急问。

“跟美国兵扭打的时候，他的脖子叫人家掐了一家伙，差点儿吃大亏。”

“是吗？”

“有这么档子事。”梁邦安坦率地说，“我跟刘排长，还有咱三团二营的几个同志，从一个崖头上跳下去，追打敌人，刚巧跳到一个美国佬身上，把那小子踏了个仰巴脚。那小子嗷嗷叫唤着，呲牙张口，竟伸出两个毛茸茸的爪子掐我的喉咙，弄得我一时真出不来气。可是我心里很明白。我想，好呀，你他娘既然顽抗，按照国际法，老子就不客气了。”他两手比划着，得意地笑笑，“我跟咱魏雷师傅学过几招，便用二龙戏珠的手段和这拳头，哼，把他报销了！嗓子就这么着不得劲了。”

军长听罢，一边喊警卫员小孟，让给梁邦安找医生，一边对军政委说：

“政委，你听见了吗？咱们的梁邦安同志，头脑里有了国际法了，真不得了！”

军政委说：

“对的，这是对的。在一次国际性的战争中，我们的同志会学到许多东西。”

警卫员小孟过来把梁邦安领走了。军长用一种兄长似的亲切的口气，对周天雷说：

“你们从橡林山下来的和从狮虎山上来的，都够累了。炊事班给你们预备了一点夜饭。去吃点夜饭，暖暖身子，然后好好睡觉。”

“还有你们两位同志，”军政委对诗人和记者说，“也一起去，和我们的英雄们共进晚餐！哈哈……”

一伙人走动起来时，周天雷问军参谋长：

“金哲同志还没有来吗？”

军长接茬说：

“这个，吃饭时间谈。”

在军政委、军长、军参谋长和周天雷住的胡同里，临时摆了一溜木箱子，夜餐就摆在木箱上。箱子两旁，放两排木马扎。“餐桌”上点着三支蜡烛，军长和军政委行军床头一个绿色文件箱上，也点着一支蜡烛，使这里的光线既明亮，又柔和。

周天雷等人来到时，警卫员小孟和一个炊事员，刚把夜宵摆好。周天雷一见小孟就说：

“小孟，小松鼠怎么样呀？”

小孟指指床下：

“你瞧，活泼泼的！”

周天雷上前一步，弯下腰，从床下取出那藤条筐，对着灯影儿一照，衷心地愉快地笑着说：

“谢谢你啊，小孟！”

“你到底谢我，还是谢小松鼠呀？”小孟故意逗乐道。

“当然谢你嘛！”周天雷放下藤筐，点着小孟的脑门子，“你就象小松鼠那么灵活呀！”

高奇、张武光等人原来不知道周天雷还有这个小故事，一听说是个小松鼠，又把小藤筐提起来，围在一起观看。

这时，军参谋长张罗着说：

“先别看那个，把武器放下，快坐，乘热吃！”

炊事员又端来一盘红艳艳的花生米，说：

“徐州特产，刚有些凉，正脆着呢！”

大家陆续落座后，军政委从箱子中间拿起两包压缩饼干，交给军长一包：

“你们先喝粥，我跟军长来给你们把饼干烤烤软①。”

军参谋长拿起一包饼干，和军长、军政委一起围住木炭火盆，说：

“我也来烤，否则供不应求了。”

吃饭当中，周天雷问坐在自己旁边的司马仲：

“这两天一直在军指挥所？”

“我和咱们记者先生去了朴永进中将那儿一趟，参观了他们的艺术宫。那个地方可真不简单啊！”

“对！你们一个诗人，一个记者，看看那样的地方是大有必要的，增长见识，开阔思路。”

“司马氏已经写了一首诗呢！”记者也拿司马仲的名字开玩笑。

周天雷扭头向着司马仲，问：

“写了一首诗？啥时候给我这个外行看看？”

在大家这么闲话的时候，军长把烤好的饼干递过来，说：

“天雷呀，这回你们去敌后，要走另一条路。”

“从朴军团长那里走。”军参谋长接着说，“人民军同志真有办法，在美军和李伪军阵地之间，硬是摸出了一条路，可以潜入。”

周天雷一听，高兴地说：

① 这种饼干由于经过压缩，很坚硬，经火烤后才变得松软可口。

“潜入？这太好了！”

“所以，金哲同志没有来，”军政委也把烤好的饼干递过来，“他们在他们军团部等着你们哩。”

军参谋长又说：

“郭大震科长已经到朴军团去安排了。这次偷越战线，你们的一切行动，要听朴永进中将指挥。”

“坚决服从命令！”周天雷说，“头一次过去是炮火连天，这回来个人不知、鬼不晓，怎么样呀，同志们？”

同志们纷纷说道：

“好！一次一个招数儿，敌人才摸不着规律呢！……”

军长说：

“俗话讲：没有不透风的墙。人民军同志在敌人的阵地上摸出了一条路，这说明，任何一条防线，包括我们自己的，都不是绝对严密的。问题在于，对敌人的防线，我们要善于发现它的空隙；对我们自己的防线呢，可要善于把漏洞堵住。”

“是啊！”军政委说，“所以，老早以前，人们就总结出这样的道理：蝼蚁之穴虽小，却能使千里长堤溃决。要把敌人的小漏洞尽可能找到，还要叫它扩大，我们自己的呢，那是隐患，要及时消除啊！”

军政委和军长仿佛在随便讲，周天雷和他的战友们，却听得十分专心。周天雷总是觉得，听这些老首长谈话，自己会受到很多启发。

“李乖娃同志牺牲了，”军政委从木炭火盆边站起来，把又一些烤好的饼干分给战士们，深情地说，“你们的小部队少了一个同志。朴军团长要给你们补一个人，派李亨基上尉和你

们一起去。李亨基上尉恰好熟悉这条路，搞前线侦察，他已经走过好几回了。”

军参谋长解释地说：

“上次没有让李亨基同志去，是考虑到他是当地人，怕活动不方便。但朴军团长最近又想，权衡利弊，让李亨基同志去，弊病是有的，好处还是要多一些……”

听到这里，周天雷放下筷子，摸一下嘴，站起来，兴奋地说：

“利多于弊。太好了！有李亨基同志，我们就又有了一名顾问和联络官。是不是呀，同志们？”

大家你一言，他一语，谈到李亨基上尉的父母、妻子和妹妹，议论着他们见面时该何等动人，都极高兴。

刘铁柱说：

“军长！这回，是抓上校，还是升一格——弄个美国将军？”

“对呀，”周天雷乘势说，“首长给我们谈谈任务吧！”

“任务？”军长冲周天雷神秘地笑着，又问军政委：“这问题咋办？”

军政委思忖一下，决断地说：

“这问题今天晚上不谈。今天夜里的任务是休息。明天上午兵团司令员要来，司令员要亲自交给你们任务。那时再一起谈。”

“司令员要来？”周天雷有些意外地问。

“不错。”军政委回答。

“他亲自给我们任务？”

“对罗！”军长说，“兵团首长对你们小部队的兴趣很大哩！”

周天雷听到这里，脸上陡放光彩，眼睛忽然亮了。他声音洪亮地说：

“听见了吧，同志们！司令员要给我们任务！”

战士们已放下碗筷，兴奋地笑着、蹦着，互相祝贺。

这个消息，使周天雷高兴得象一个孩子。他对军首长调皮地、会意地笑笑，转一个身，分别抓住司马仲和战地记者的手，狠狠抖了几下，又向大家挥起大臂，语调铿锵地说：

“马上睡觉。明天听司令员讲任务！”

周天雷本来有一张行军床，和几位军首长的铺位在一起。但是，这天晚上，因为小部队的同志到一起了，因为他们很快又要到敌后去了，他便不愿再睡这张床，而是要和队员们一起睡地铺。军首长理解他的心情，没有干预这件事，随他自便。在去休息的时候，他问司马仲和记者住在哪里，司马仲告诉他住在坑道外政治部的一个掩蔽部里。他拉住司马仲一只手说：

“托你办一件事如何？”

“什么事？”

“看样子，六福洞我去不了啦。那里有个小姑娘，名叫淑玉，是我的小朋友，小松鼠就是给她逮的——”

不等周天雷说完，司马仲道：

“让我替你送去？”

“有没有困难？”

“毫无问题！”司马仲痛快地说，“我跟小学老师金康男老头也成朋友了，我正要再去看看他哩。只是，我也有事儿想找你呢。”

“又是想跟我们到敌后去？”

“不，不！这个事我知道没有希望。”

“写诗的事？”

“也不，也不，”司马仲怕周天雷误以为他要了解他的事迹，忙说，“一点儿诗意也没有！”

“嗨！那是什么事？”

“出发之前，你能不能抽时间跟我聊聊？”

说话间，已来到小部队住的胡同口，周天雷说：

“好吧！我挤时间去看你一次。”

司马仲和记者往前走了。周天雷望着他们被烛光照射的身影，感到一股倦意裹住全身，猜不透青年诗人想跟他聊什么。他走进胡同，和队员们一起整理那铺着厚厚的干草的地铺，很快，就把他对青年诗人的亲切友好的感情，带进了沉沉的睡梦之中。

这天夜里，接待了小部队的同志们以后，军长和军政委翻了翻当天收到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又看了看上级发来的《敌情通报》、《每日战况》，便一起到作战室去巡视一趟。当他们重新回到所谓“卧室”的时候，正好碰上军参谋长带一个通讯参谋，急匆匆来找他们。

军长一看军参谋长的脸色，便感觉到发生了某种情况，遂问：